

欽定四庫全書



臯羽傳

謝翱字臯羽建甯人咸淳初試進士不第

落饒漳

景攬然

以古文倡作宋一代鏡歌鼓吹曲騎吹曲

以上欲太常樂工

肄習之爲人倜儻有大節文丞相開督府時以布衣杖策參其軍未幾自漳別去宋亡遂去之越之浦陽依浦江方鳳興

永康吳思齊錢塘鄧牧友莫逆也翱常上會稽稽山左右窺

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歛歔流涕

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干

所居也尤樂之作許劍亭亭南又作文冢又作一會友之所

曰汐社曰與二君子晚而有信元英薈隱吾將老焉死必葬

西臺慟哭記

傳

一

此以吾文殉也然于文丞相至深嘗自言恨死無以藉手見丞相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卽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勝丞相死已十言二年矣一日憇嚴陵治具登西臺設丞相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號而慟者三已有雲從西南來滄滄浮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珠焉食歌闋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憇于舟舟人驚曰適有邏舟過設聞哭聲必無幸矣翱殊不顧且言曰嗚呼阮步兵死空中無哭聲且千年矣茲遊亦良偉哉

翺所爲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詞隱其意顯有風人之遺尤
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宋帝紀二十贊又做太史秦楚之際
著季宋月表喟然曰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
嗚呼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壘相持
解不去憎聞翺翺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翺之謂乎或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神辭變幻不測翺豈平伍
耶疾革于錢塘江上尙吟以別友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
辛生藥草肥九瓊山人歸不歸卒致于所歆葬地門人哭貴
買田築月泉精舍祠之稱稀髮處士云柴桑文德翼

西臺慟哭記

傳

一

西臺慟哭記序

謝臯羽諱翔粵人與浙人吳思齊方鳳爲友鳳有異才盡交海內知名士以特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思齊則陳同甫外曾孫翔則文山之客也思齊以父任入宦爲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履退隱深山翱雖布衣尤忠憤抑鬱或被髮狂行嘯于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三人者皆氣節不羣之士嚴伯字君直子陵先生後裔也生有奇氣學者謚爲高節先生常與翱雪夜同登西臺絕頂慟哭買地臺南築許劔亭許翱死葬于陵旁山陰唐珏字玉潛亦翱之故人也出金帛收宋諸陵遺骸葬蘭亭山而種冬青樹爲識有國士之風而張丁又謂越中王脩竹造石函收殮舊註頗有異同豈王脩竹亦與斯役耶何宋之多賢耶往時家藏柴桑文德翼所著宋史存二卷有文山玉潛傳因與臯羽傳並錄于後因繙西臺慟哭記而類及之 時

咸豐元年辛亥孟秋武進謝蘭生謹序

西臺慟哭記

序

一

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記者粵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值國亡數起兵南服翱布衣也個儻有大志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爲諮事參軍後丞相死翱痛知已之不復故登斯臺以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始翱哭於夫差之臺句踐之國又於此升臺而哭者亦登颯踐華之意也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

西臺慟哭記

二

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於南劍時德祐二年也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爲隴西公之類也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遂北徙留燕至至元壬午賜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題詩張睢陽廟也

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卽於夢中

尊之或山水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恐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淞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魄吳楚間始有屈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云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其所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已夫差臺在州治之西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

西臺慟哭記

三

而泣焉時有冬青樹引別唐珏玉潛云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

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鑰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復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之所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焉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獻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

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爲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

之朱鳥食何向正此謂也歌闕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
因以不自知也

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憇於榜中榜人始驚予

哭

其對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喟嘆聲其或有感而嘆之也

即日東臺去西臺若千步云

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

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

邏舟者巡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爲詩寄所思者蓋

哭始後而悲之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爲事物所移

西臺慟哭記

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
之至也至於雪作風凜誰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

思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之

意也哉

明日焄風雪別甲於江予與而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

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

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辭

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

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於江也與丙獨

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
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非真有神之
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若有見焉其焄蒿悽愴
之著也如此按嘆息阮步兵者此時援比其哭之一辭
若公者又非其比矣

予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
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
丑云

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采獨行做秦楚
西臺慟哭記

六

之際予未得而盡見也登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寅之
冬其後六年公卒於杭思齊方鳳徑往杭買舟載棺至
釣臺而葬焉距生年四十有七其後會稽楊先生維楨
爲文以哀之而刻之墓上題其墓曰粵謝翱墓又得公
所傳文山玉帶研於桐廬今錄先生表墓文及玉帶傳
於石云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爲近于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翱之慟哭
西臺也又豈異于箕子與且翱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
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已以及于國跡之異于箕子

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翺其誰與予後翺之生于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翺之慟于後也雖然若翺固未可以喻于箕子也吾獨惜夫翺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翺之慟也後之秉史筆者尙庸考于斯清河張丁識

弔謝翺文并序

余讀謝翺西臺慟哭記爲之掩卷嘆曰嗟乎翺以至誠惻怛之心發慷慨悲歌之氣世之知其爲廬陵公慟也

西臺慟哭記

七

吾以翺慟夫十七廟之世主不食三百年之正統斯墜也蓋是慟卽箕子過故國之悲魯述蹈東海之憤留侯報韓靖節存晉之心也天經地義於是乎在異日楊璉發陵事翺又有陰移冥轉之功嗟乎自箕魯而下曠千載有國士風者非翺而誰翺三山人字臯羽自號晞髮宋壘者詩侶二李文伯太史公廬陵客養之拜爲彌及至正丙申余爲李官陸州道出桐廬過子陵釣臺翺冢在臺之對山因披榛上其冢祭以醴酒而又爲文以弔之明年僚長魯侯忽都奉治書王公命刻吾文于石以表其墓辭曰

皇輿弗軌兮宗社以屋叶忠臣售殺兮天網罔仆哀哀廬陵

兮罹此國屯矢靈脩以俱逝兮肯衆醜而胥淪廬陵告克兮

敬弔夫子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遽止望靈修於海涯景

念美人兮朔莽天旣裂於北維兮地復陷乎南柱三百年之

統頓頓兮十七廟其不食叶過橋山之攢陵兮重又罹被璉

毒機不容于一髮兮幸首邱之端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

天之遺靈封壤土之手植兮指冬青以爲徵復骨攢土植冬

青木爲記自賦冬青引豈予身之後死兮不碎首以截領也

誓冢穿而無從兮天吾慟而莫之請也登高臺以大招兮涕

與身兮共盡也矢報韓之夙志兮雖九死其猶未瞑叶也已

西臺慟哭記 八

焉哉巖之臺兮樓樓桐之廬兮幽幽江滔滔其東下兮山宛

宛兮相繆邈千齡以尙友兮登夫子之故邱挹客星其汝隣

兮招桐仙其汝遊交吾神其若面兮晞汝髮兮陽之陬儼靈

衣衣之被被兮道夫帝之九州折疏麻以汝步兮靈之來兮

秋秋

歐陽太史使浙時覽此賦文曰吾于三史義士傳不入

謝先生抱此遺憾今得鐵厓賦文傳不作可也

玉帶生傳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青謝先

生翺今歿幸歸于余研北籀文云紫之衣兮綿綿玉之

帶兮卷卷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心
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紫衣
玉帶以人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浙江西器而聘之呼以
玉帶生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生緘默不泄公
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
中之藏兮囹囹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
之傳兮文山既相適罹國難徵兵嶺海間倉皇相失聞謝翱
文山客也問道携生往來桐廬山中已而文山殉國死翱登
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

西臺慟哭記

九

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嚼焉食生麋載歌曰魂之化兮嚼於

火兮魂之泣

叶

兮血吾石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兮遂失聲

竹石俱碎乃卽月泉精舍共脩南史帝紀及獨行傳秦楚之
際月表翱之史學類多資於生也翱卒益自韜闕者六十年
後會稽楊禎氏爲睦李官謁子陵祠南望月泉間見紫氣曰
佳哉殆有端人焉訪之得生垢衣塵面介如也載以俱東以
上客居七者寮且爲歌曰有客有客來文山潤如玉兮堅非
頑文山頽兮不可攀留爾亦足鎖羣奸靜以安兮方以直帶
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默迨盜起邗城借隱海上禎
資之脩鐵史若干卷晚年禎容俱流離解散獨生守其玄於

七者登云

西臺史氏曰諸葛亮匡略未半而天天其年文山氏求及匡

略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生者

以端方廉重輔孤憤激烈之節表出師檄勅虜錄北征

二平傳之義客至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爲死友矣於乎血

宜史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鐵史豈斯文之託於生乎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閩鄉郡興師勤王一時

賓客將校號稱多士魯先大父監藩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

錄紀其姓名爵里甚悉魯幼時先人每爲厯指其人而道其

西臺慟哭記

終始大概魯至今識之後從先友杜徵君又聞其道公客謝

翱先生行事心尤奇之獨怪錄中乃遺其名姓及觀翱所著
西臺慟哭記然後知翱以次年丙子秋始從公閩闔則是時
先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翱已不相接
宜翱之姓名不著於錄中也公以元至元壬午伏節燕市後
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首訪先大父玉筍隱居適公
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
凌雲之篇悲歌慷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今讀翱
西臺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悽矣翱文與古而此
記尤類庾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爲之考歲月徵事實使

讀者瞭然張君之用心其賢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發矣夫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題於冰廳
子陵臺搥寒壓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聞於此野哭者而
翱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爲文辭竊
以不及與於斯哭爲恨或者他日得攜手相與大笑胡盧絕
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
非哭也東陽方鳳其
西臺記者謝公翱所以哭文山也辭多隱語世或不曉予友
張了析而明之故文山之烈謝公之義由是暴白而不泯張
其有志於古人哉夫謝之哭文山獨於子陵西臺者得不以

西臺慟哭記

士

其出處死生之節有關於世道也歟信安祝應升
昔楚屈原傷君之旣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
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不得申矣至朱夫
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噉然大明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
以知千載之上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暉羽父
所爲登西臺慟哭記蓋亦痛斯人之云亡閔亳社之旣屋義
激於中而情見於辭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
有好舌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於來世也
而浦陽張丁乃獨能爲之分章折句沓其月日定其名氏必
求當時之事以實之忠厚哉古人之用心也抑文觀臯羽父

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
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以少慰畢羽父於地下乎金華許元
文公爲國慕張顏之爲卒得其死而從之遊謝公爲知己慕
文公之爲而慟哭三臺之所隱諱而歷記之張丁爲風節又
慕二公之爲發其隱諱而條釋之然地之隔世之改而聲氣
之同有如此者第見忠臣義士炯炯眷冊間代不乏人惟覽
方公鳳之言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亦可少知其意乎丹
陽方顯

畢羽丞相文公之故人也平昔執忠守義之道講之熟矣故
當大患難一則能死臣節一則能篤友愛也西臺之哭至今
西臺慟哭記

七

聞者愴然死生交情無愧矣記亦隱諱不明莫知旨意張丁
從而探討註釋之則固瞭然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抑
亦張之意乎嚴陵吳栢

謝公昔爲蒼生起從事曾蒙相國知杖策轅門資畫諾運籌
幕府冀能爲潭江此日初云別大廈當年已不支祇道開邊
同所奮可憐鑄錯悔應遲血辭懷古悲歌處白練如霜賜死
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同心肯學哥舒翰抗
節能儕介子推吳越傷心非舊土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驚
見文章在一代仍嗟氣運衰南土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重
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孝子忠臣更有誰遙睇西臺堪道

淚清風穆穆子陵祠金華潘闕

友人吳某出文一卷以示予曰此西臺慟哭記也君其有以識之乎予觀謝翱之文張丁疏之已明諸君贊之已盡予復何言哉嗟夫宋家三百年後而文公獨能盡臣子之節登文公之門者非一人而謝公獨能盡朋友之義高風大節照耀千古記多不明張君從而釋之則張之用心其亦忠義而好古者歟雖然繼文而作者吾不得而見矣則繼謝而作者又豈無其人哉尙有俟夫後之張氏也夫江左袁牧

臯羽翁之記至欽傲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爲記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

西臺慟哭記

三

明天下之無統也夫秦之旣壞楚之方興天下擾攘運數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由著也臯羽之爲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宋矣而翁獨以其無統也尙肯爲朝周者乎且記之作猶諱避於辭豈有俟於後之知也嗚呼翁之爲固不望於後知則辭之諱避又安得不藉於人而始明乎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河東李著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涼江上路何人重爲薦溪毛義烏傳藻

臯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已之遇而多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時已不能盡曉况傳之愈久乎予友

張丁迺釋之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不泯者至矣
噫張氏存心抑何厚與吳郡吳植

予讀張丁所註西臺慟哭記爲之太息者三昔漢司馬遷立
游俠傳書攝政荆軻詳矣軻政皆不得其死遷猶詳之則翽
得無憾乎翽明哲保身人也其慟哭於西臺者非不能易死
以取名天下顧有見焉豈不孝且義哉使世有遷翽傳久矣
悲夫濮陽任洪

登西臺慟哭記者粵人謝先生爲文丞相作也記作於至元
日間故其辭多隱晦傳之既久人無有通其說予友張丁考
其事實而註釋之疏其辭而達其意於是非徒知丞相爲忠

西臺慟哭記

古

臣而又知先生之爲義士噫千載而下使先生之名與丞相
並傳而不朽者未必非丁之功也月泉傳瑛

謝先生文章名節高一世以故丞相以賓師禮之則其所操
不言可知矣自古大臣之賢者固爲不少而其毅然守節與
國同休戚者惟文公一人而已凡國之埋亂政之弛張公與
先生上下其議必有得於先生之教豈偶然而已哉及其更
姓改物世不我與慟胡可已焉張丁嘗慕公之爲而得是記
遂註釋以證明觀其考覈之詳毫分縷晰非實慕公能如是
乎彭城楊宣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故廉恥之風不忘

迨其衰也臣子之慕義者一何多耶文公之盛績著在當世固不待贊一詞至其門人故吏亦往往爲之守志不移放浪山水間悲歌慷慨嗚呼宋之得人何其盛哉金華葉因

始予讀宋遺史其載丞相文公之在嶺南也北兵追之急麾下卒貌有類公者請許就擒公以得脫予嘗多其人而史乃逸其名子後遊閩中道永福邑父老鄭光以家藏誥綾若干卷示曰其祖某官也丞相之屬吏也不屈死於職某官其父也不事二主終於家至元初詔許宋故官子孫得廕補其兄弟應入仕者數人俱不願起徇先志也予聞尤異之而薦紳士無書以傳者比留越之浦陽至主邑士家張丁得謝翱西

西臺勸哭記

五

臺勸哭記而張且疏其下於戲翱嘗爲丞相諮事參軍丞相及引身高蹈義不污辱又往往於荒山閨寂處野祭哭之觀其志真死生無負於丞相者哉是記則其祭時作也張氏疏之發明殆盡予知謝公之心繇是而愈不泯矣於戲世皆知文公之報於宋者深而不知士之報於公者衆文公之名固可與天地相終始多士之節特不可與文公爲始終乎張氏之疏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夫錢塘蔣齊

漢留侯爲韓報仇狙擊秦車故卒輔高祖滅秦晉陶潛不事異代永初之後書元甲子與五世相韓之誼同翱一布衣當國步難時痛憤固無伸矣及值知已而爲其國旣不爲壯士

鐵椎之舉又時無隆準公者可托以行其志乃遂爲如意擊石之悲而卒以書元甲子千載之下其善學陶潛者與張丁疏明是記百載之下其善學翺者與鈞臺焉正翺哭其簡志予讀謝翺西臺痛哭記哀其志而奇其文然意在言外觀者昧焉友人張丁釋其辭發其隱遂煥然冰釋矣臆丁非知翺之心而能然歟抑翺之辭謂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意有在歟月泉趙毅發雷翺書簡懷西臺痛哭記蘇洵瀟湘之賦其謂昔文山公之大節不可奪至死雖威武不能以一毫屈之古之君子人也臯羽率友慟哭於西臺其死生之交情黍離之不忍咸發於激烈之辭亦古之義人也浦陽張丁爲之編歲西臺慟哭記

夫

月列姓氏發微旨縷析條陳靡不粲然臯羽曰後之人必有知予者非君而誰呼讀是記者庶幾有感而興起矣但知臯羽之心而已繡川宗誠

歲庚子值過浦陽得謝翺西臺慟哭記植旣識丁之疏其記矣厥後乃再爲之詞以弔翺而與之詞曰我予嘗歎西臺宗社隕絕兮相國死忠生獨何爲兮逝將誰從歲華晏兮山澤空木石爲伍兮參逐蛇龍激狂瀾兮振頽風力雖靡兮心弗降恨美人兮日遠曷云展兮予襟攀高臺以慟哭托餘悲於無窮嗚虓海水可測兮山石可移夫子秉志兮世莫窺尙友前哲兮邈千齡以爲期嗚虓敬弔先生兮悠悠我思吳植

至正間朝廷脩遼金宋三史分命使者訪遺逸之事於江南
故家命下凡先代有功德於朝者悉得自陳以備徵余曾大
父在宋理宗時爲沿江制置恩遇至渥上嘗賜以手詔而家
藏幸存予時橐之走四千里至乃上之宋史局請宜得書而
史官危君大樸以予先事較之宋日歷無少異曾大父之傳
已列予復何慊於心竊惟三史之作當車書混一時况國家
咨訪之勤先時忠義人物决無遺墜今年予來浦江得粵謝
先生所著西臺慟器記先生丞相文公之故客也觀其詞氣
忠厚惻怛凜然有國士之風嗚呼三史立高士傳而遺斯人
也歎豈先生之事多所諱避而不明於時又豈世無急義之
西臺慟哭記

七

士而發明之遂使其泯泯於今日也慟哭之記誠多諱詞流
落於世世無有知者邑子張丁博雅士也乃獨求先生之志
章分句釋表飾其事如青天白日使人人瞭焉嗚呼何其幸
歟微張子則先生終遂以無聞矣張之功不唯補於先生而
補三史之失也然則先生之名不得列於三史又何憾焉東
白王嘉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宣其悒鬱之氣
然皆庾辭隱語人莫能測後數百年獨韓子蒼疏而註之俾
讀者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
潛數百年下有若謝先生翺者痛宋社之屋悼文公之忠登

臺而慟哭遂爲之記其辭類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翽數十年有若張丁疏而釋之使先生之事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蒼之儔歟衛高延

余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觀謝臯羽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可以斯律求矣臯羽始參文信公軍事其志將以有爲也未幾國亡而公竟以節死故臯羽之哭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與已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哭公與已志之不得伸則雖終臯羽之身不能無哭矣又惡計其墓之有宿草與否耶若曰臯羽徒痛公之死而哭之豈知臯羽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西臺慟哭記示余故西臺慟哭記

六

書臯羽哭之之心以歸之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粵謝先生翺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爲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公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覈其實實條分而章析焉予聞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之義於艱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斯記時已逆知後世之必有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爲文發揮豈非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者千載而一日乎翺也昔日慟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含笑於地下矣蘭江吳沈

文信國公死未簡謝翹氏慟哭西臺死有爲死慟有爲慟皆非所謂私也然死節事固具諸史西臺之記雖未有紀皆賴張子疏之要當與韓吏部所傳李翰同不朽也嗚呼休哉江

西臺慟哭記
予家有先子手鈔謝臯羽詩文一編予幼年十五六時輒喜

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砢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爲之章分句析而疏其

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甚於予者矣予所藏本首篇丞相公

信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榜人始驚予哭以下至

榜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爲善本恨不得見張

西臺慟哭記

五

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淵源徐贄民

余每讀鄧康莊公譔曾大父處士墓誌有曰闔人謝翹奇士

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谷

意悲憤人莫識也新安汪九成書其碑陰謂人莫識讀者誠

莫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臯羽宋文丞相客文公死於

義胥與招魂望祭悲歌感慨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

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若甲若乙若丙者疑非余處士

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

而浦陽張孟兼氏乃能留心考古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

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

歎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
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
望於此矣惜乎余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睦馬
城湖思前昔五載誠謗城湖思前昔五載誠謗城湖思前昔五載誠謗
朔風卷地氣冥冥山氣江南失舊青用古登臺惟慟哭寒虛
價絕少微星城湖思前昔價絕少微星城湖思前昔價絕少微星城湖思前昔
鄢郢邱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顛力今日
憑虛涕獨零雲陽宣岳憑虛涕獨零憑虛涕獨零雲陽宣岳憑虛涕獨零雲陽宣岳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宰相獨羈囚壯士
悲歌咸義起謝翱臯父古遺直解種冬青向蘭江時從嚴瀨
西臺慟哭記

辛

俯高臺慟哭無言懷憤恥杲卿巡遠往來處涕淚秋風別知
已山川荏苒變星霜岐路蒼茫榛枳誰憐宗廟盡禾黍鳳
香龍沈天萬里金鐘大鏞世所重喬岳泰山人仰止綱常千
古在扶持忠義一誠那可比燕雲回首生愁絕楚些招魂空
徙倚乃知亳社屋竟成三百餘年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瀾
大運由來有興否申甫云亡返岳靈傳巖歸去騎箕尾丁君
慷慨思前哲珍重遺編襲細綺羣賢鉅筆等長杠竟以文章
誇侈靡嗟予拙樸才力薄高揖清風酌芳醴烟雲浩渺江海
空徒使作詩傳信史豫章涂灝灝一作灝灝一作灝灝一作灝
宋三百年以道爲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者相望而丞相

文山先生之死嗚呼烈哉死於道也當時受知於先生者不一人而謝臯羽獨不忘臯羽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有感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臯羽之死久矣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詠歌之君子曰文山之英風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間固不待於記不記然不記則臯羽之義不白而丁之服膺臯羽者不著然則丁者其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者非耶臨海陳基書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臯羽父率同志者三人爲位哭諸子陵之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記其事名曰西臺慟哭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陽張丁述以示余余得肅觀焉

西臺慟哭記

三

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臯羽父嘗望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盛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貴賤而易其守翺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處死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爲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忠憤抑鬱之氣尙勃然於言意之表則當時之雲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臯羽父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謂後之知予者矣然則臯羽固無負於文公而丁又有助於臯羽也耶贛縉丞直書

余讀謝臯羽登西臺慟哭記未嘗不壯其文辭而悲其志也
浦陽張丁旣疏其義括蒼林公慶復爲文以弔之

登高臺兮有所思思夫人兮若或見之精誠內充兮紳不
離將爲雲而來歸兮爲鳳而南飛雲不可招兮鳳不再儀擊
竹長歌兮予將疇依有聲徹天兮白日爲遲江流無聲兮百
靈躩距泉瀏瀏而交咽樹蒼蒼而含滋子陵有鬼兮爲予齋
咨噫爲臣死忠兮士死所知死者不可作兮生獨何爲上爲
天下慟矣下哭吾私吁嗟先生兮其使余悲

昔田橫死而橫之客自到海島中者五百人古人之於知己
義之盡者有如此謝翱先生之於文山公不爲匹夫之諒而
西臺慟哭記

三

其義概視橫之客蓋無愧焉余每讀其登西臺慟哭記至於
招魂輒撫卷於色夫公奮於宋祚垂絕之際而先生與其謀
固將大有爲也或以死自靖或甘老山林豈其必哉猶探其
情而爲之歌曰

轅門促膝兮謀之孔臧誓迴日兮慨以慷以何天之不我鑒
兮而與國偕亡一身子子兮四顧茫茫神之交兮涕泗滂眉
山蘇伯衡

文山先生大節聞於天下見而知之者非一人未聞有哀而
不忘者其叅軍謝臯羽獨三過其所慫之地而三慟之且以
爲文以記其實悲愴感激沒身不少變而文山之忠義愈自

臯羽西臺慟哭記見而知之者非一人未聞有表章其事張君孟兼獨能條分句析因時表事論著而爲之說而臯羽之忠義愈明嗚呼真知文山之心者臯羽一人而已真知臯羽之心者孟兼一人而已展卷三嘆因識其未簡而歸之浚儀趙俶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爲之記載禮部郎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爲詳備文公之將校名姓往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先生翺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爲之註釋考訂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常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張睢陽廟非所常往來處也素

西臺慟哭記

三

之曾大父汝南郡公爲吉州司理參軍公適家居知遇尤厚尺牘尙存讀此記爲之太息久之娶爲文獻之邦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可嘉也前史官臨川危素識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士君子仰之企之不啻猶日星之麗天蓋臣扶植夔倫有繫於風教焉文信公爲宋社而死忠也晞髮翁爲信公而慟義也忠於革命義於知已死爲君慟爲友忠義兩盡夔倫攸著宜乎諸公歆羨贊詠之不己也張孟兼氏裝潢成卷既章分句析詳釋其記且復題識於左方亦莫非繇忠義而發是則懷賢尙哲秉髮好德之心從可知矣豈不爲世勸哉浦陽鄭濤

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閩粵起而從之者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翱時在軍府爲諮事參軍後軍敗公就俘執留燕京九年卒不屈以死翱感憤無聊恒往來吳中遇幽閩孤絕之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翱真奇男子也而公之忠義足以激人心激士氣概可想見然則宋祚之不復豈非天乎西臺慟哭記翱所著也文極高古而言多庾隱浦江張丁爲之疏釋將以傳於學者今世之士弄筆墨爲藻繪之文日不暇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者哉臨江錮永之識

常人之情久則淪淪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相拘囚燕獄百計降之不得死之時

西臺慟哭記

論

距宋亡已四年謝臯羽西臺之哭距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同論哉張孟兼爲臯羽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豫章揭茲識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爲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武侯者三山謝臯羽其起兵時諮事參軍也望夫差墓過越臺登子陵臺觸物悲慟不能自己固宜然既自號晞髮宋纍又作爲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諱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醫發憤憤者張孟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虞隱而傳之蓋有

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新安病士敬題
官中六更初絕鼓藍田璽玉沉崖浦廬陵忠肝一斗血去作
燕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頽有客歌土巖光臺石根敲斷
竹如意萬里北魂招不來南風又潤灤河水故老寥寥知者
幾誰似睢陽季葉孫箋簡能裨兩朝史洪武四年春二月九
日題于會試之對讀所會稽唐肅

峨峨子陵臺下有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哉宋
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恥空存北望萬里天再
拜奠酒尊陰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途窮中抱千古
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
西臺慟哭記

五

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衆驚聲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
甯不聞顛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往墮燕山隔一漉宿草根田
橫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渤海高啟
宋相文信公曰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尙多應者龜勉赴難
踣而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療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
疊山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
衣叅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嚴臺
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自附于節義之士
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
不負國翺其忍負知已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

爲矣余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奮若身履翱之
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
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翱之
義益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尙有徵於君言夫博陵林光

弼敬識

嗚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
心哉觀謝翱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翱嘗客於宋丞相文信公
之門公署爲諮事叅軍宋亡七年而公死之公死九年而翱
此三哭之公於宋爲忠臣翱于公爲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
而異翱之心不以公死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爲固如此也雖

西臺慟哭記

三

然古人之哭者多矣若趙壹之哭馬陟也阮籍之哭哭窮
途也唐衢之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在所不必論獨
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既亡也賈誼之所謂可慟哭
者將以銷漢七國之亂於未形也至今讀左邱明春秋傳及
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之忠而服誼之先見噫翱之
心豈異於二子者哉向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儉人翱豈不
能効誼陳可慟哭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隣之國有如秦之
疆者翱又豈不能効包胥之哭以興宋於既滅惜乎天命已
去翱無所施而徒爲無益之慟於銅駝荆棘之餘此有識之
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客如杜澣等皆牽聯得

書而翺獨不與焉惜哉括蒼王錡識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世而不朽可也謝翺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托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祇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子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爲記訂其歲月瀆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顯益者耶嗚呼是其可傳也矣烏傷王禕謹跋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見宋史而任士林蓋嘗爲方鳳書之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猶多諱辭翺旣慟西臺慟哭記

毛

西臺尋卜地于臺南岸陸人許之作許劍錄及翺死錢唐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焉三人者余嘗合而爲傳高風餘韻至今令人慕之丁固方先生里子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翺此記雖羈旅山水間未嘗不慷慨自倬以是知天下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自悲而人亦莫悲之何哉洪武二年夏六月旣望金華胡翰敬跋

嘗觀疊山謝先生絕時事書至謂宋室忠臣只欠一死忠肝義胆凜乎秋霜烈日及今觀臯羽父西臺慟哭記復知一謝先生忠義真有國士風嗚呼何宋室之多賢哉世固有矯情

干鑿者若卓羽父慟義死之相於既往固無所爲惟天理民
彝之不能泯者然耳惜史不傳其事張孟兼氏乃能疏其記
之隱語以達其情真有裨于名教哉鍾陵生胡季安

冬青樹引 別玉潛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叅軍謝翱之所作也宋葢
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總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矯詔
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 玉潛 見諸陵已發猶策暮夜使人收
貯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爲識翱珏之故人也至元
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自古忠臣義
士所見畧同若唐謝之爲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西臺慟哭記

元

冬青樹山南陞九日靈禽居上枝

山南陞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
下枝一日居上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鳥皆墮唯一
日焉靈禽者烏也烏者陽精也精爲魂也今九日居上
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

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唐厥後楊總統易宋內爲諸浮
圖造白塔於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
其內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爲吐渾所敗嘆
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所言其必有不利於時

者矣

恆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恆星者常見之星隋天文志恆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其夜不見猶春秋傳曰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與鬼戰未詳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華時山南金粟山岡有龍蟠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蟠鳳鸞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援以比爾離離多貌言其陵之多也白衣

西臺慟哭記

完

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荆軻易水上賓客知其事者白衣冠况其有君臣之誼乎靈禽者卽鳥也杜甫拜蜀鳥之魂者良有是乎

予既註臯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爲之疏以便參考而自質焉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近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殲官之金玉改爲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修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眾皆驚駭而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爲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

且以收貯遺骸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爲識此歌詩之所爲作
也其說如此予舊注頗有異同亦旣以書致諸鄙見於
君傳矣故未卽以謦聞非是而未加改定故錄一通寄
諸傳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
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可識

景高弱時兒內翰鄧公學士爲著謝臯羽父先生哀辭言其
出處大節文章氣義爲詳且謂其善爲唐衢之哭而示及所
哭何事豈當時猶有隱諱歟俯仰四十年今見先生所著西
臺慟哭記然後知先生之所哭而知先生風概之全而景高
所臺慟哭記

辛

獨於斯有感焉嗟乎宋社旣屋元亦如之使世有先生哭當
何如也蓬萊外史四明蔣景高敬觀

忠義夙所尙殺身良已悲溜滴可穿石此志甯有移死者旣
與國哭者將爲誰悅焉念疇昔五丙斯如擢高臺曠茫茫浮
雲莽西馳掩冉蔽寒月於以增所思疇言百年後識者猶泪
滋尙其作青鑑播以爲聲詩豫章揭概

浦陽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翽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
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於卷末
且以寥寥遺骸事爲唐珏及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
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文商婦

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三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爲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翱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月十日孔希普識

予爲兒童時嘗見文字一篇紀楊璉貞伽發宋諸陵將建塔錢唐舊大內越中有義士募諸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真龍所蛻矣其義西臺慟哭記

三

士與作傳人皆不著名氏自馬相而下題其後十數公亦隱其名所敘述却甚詳且言是多事幾覺有謝垣折足者然後予遊錢唐問於父老乃無人能言其事或云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裹浮圖尖之若瓠壺者使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心如此予無以應之張孟兼所註謝翱爲記唐珏玉潛作冬青樹引蓋是時記此事向所聞義士者豈卽珏耶然註中或言是王修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李布劇孟云徒不能辨數十年間豈無族人子孫能言其事者乎孟兼更博討好事君子儻得其實宜詳註謝詩以傳儻能一過越中訪問南山陞求得植冬青故處封域而表揭之且記其事

於郡乘又一大奇事也毋徒曰疑以傳疑而已東山趙訪

補遺

書謝翱文信公記後

右文一首粵人謝翱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錄張丁考記
中地方人名歲月爲之註言以實之也昔蒙古氏取江南宋
相文天祥起兵勤王恢復宋社門下士謝翱爲諂事參軍丞
相軍敗被執北首死幽獄翱從此流落吳楚間常時悲歌慷慨
獨行無聊間至姑蘇望夫差臺憶公而哭焉又登會稽行
禹穴望越王臺憶公而哭焉又與三古買舟祭公於嚴子陵
西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
西臺慟哭記

三

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珠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嗚呼古稱
畸人劍客學士奇才若翱者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也歎此
等人閔已志之欲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偶獨抑鬱
而誰與語故常青春白日潛行曲江西游咸陽縱觀秦皇帝
宮闕時之人焉得而知之也哉嗚呼使天下士皆不負丞相
如翱者時事固未可知也嗚呼翱沒後又幾年天生我皇起
自江淮提三尺劍用天下知謀勇力抵大梁掃故宮電行幽
冀墮其九廟幕南遁逃穹廬滅跡珍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
地之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讐胡王之見辱翱
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也與余又聞蒙古之臣

王總統者豈宋諸陵渡江以來有士人以牛馬骨至彼易之
負歸瘞藥逕寺冬青樹下惜不得士人姓名豈不可與翺同
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珏也廬陵劉夏商卿識

西臺勸哭記



堂

王... 士人會稽唐珏也廬陵劉夏商卿識

王... 士人會稽唐珏也廬陵劉夏商卿識

王... 士人會稽唐珏也廬陵劉夏商卿識

疊山先生自註得仁更不食山薇詩句云武王太公周公一
聞扣馬之諫既殺紂心焦然不甯君臣合謀惟有興滅繼絕
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姑
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如故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
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爲公黜殷命而封微子於宋故周書曰
用告商王孔子序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啟代殷
後可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伯夷叔齊雖采薇西山見
周家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并薇蕨不食而死之故孔子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蘭生

因序皋羽登西臺慟哭記而附記之

疊山謚文節名枋得與文文山齊名彥學序公之曾孫彥成
西臺慟哭記

語

□公之親姪曾孫也疊山公後文山之死八年蓋公之志濟
則爲申胥爲樂毅不濟則爲夷齊爲龔勝比以達其不忍一
日忘宋之心而已此安仁之敗不卽死其後卒以不食死故
畢命憫忠寺而史氏特筆予之可謂知公之隱者已余家藏
有文集六卷其所著詩傳易說註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
卷不知世間尙有底本否也晚季又書

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如故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

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爲公黜殷命而封微子於宋故周書曰

用告商王孔子序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啟代殷

後可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伯夷叔齊雖采薇西山見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爲人豪邁論古今治亂掀髯抵几徐
霖嘆以爲驚鶴摩霄也舉進士對策卽極攻將相宦官主建
康試摘賈似道政事爲問風刺之因左遷已以江東招諭使
知信州宋亡州破變姓名入建甯唐石山寓茶坂逆旅中日
麻衣躡屨東向哭人以爲被病也後去賣卜建陽之市中就
卜者取米鹽爲活委以錢率謝不受其後人稍識之延至家
使爲弟子師遂居閩天下旣定元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
二十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執手
勞勉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應召

西臺勸哭記

臺

忙兀台義之不強也久之有詔來求南朝正當好人留夢炎
復薦之江淮行省逼之行終不行已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
見時方急得賢欲構枋得爲名高陽延入城卜逼北行枋得
見天祐倨岸不爲禮與之言坐不對天祐初甚隱忍久之不
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
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
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忠臣汝豈足以知此于
是遂不食一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渡采石復不食茹少蔬果
積數月困殆旣抵燕問謝太后攢所及德祐帝所在再拜勸
哭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以進枋得怒抵之地曰我欲死

天紳居士曰丞相既就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
不辨連旬昏霾城市皆閉官府秉燭而行入朝者亦爇燭
前導元主問張真人而悔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中書
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穉翁書神主洒掃柴市
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
滾石不能啟目俄捲其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鶴怨
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乃開霽蓋
聞之王世貞云

西臺慟哭記

三

明之王世貞

之體天治惡離民如前宋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乃開霽蓋
窺者不銷燭自鎔其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鶴怨
始覺其主問張真人而悔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中書
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穉翁書神主洒掃柴市
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
滾石不能啟目俄捲其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鶴怨
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乃開霽蓋
聞之王世貞云

蘭生 按史載唐珏於宋嘗朝殿掇冬青樹於所瘞上作
冬青引哀焉詞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
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又曰馬箠問饒形南而欲起語野
麕尙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衰后土六合
忽恠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他日行
陵上又作夢中詩四章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甯忘
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
珠邱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
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

西臺慟哭記

又言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
重首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珏固貧因
是家益落汴人袁俊爲會稽治中聞其事太息以爲豫
讓不及也爲買田宅居之同時林景曦德陽太學生故
爲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日鑄金

作小牌繫腰間欲賄番僧從者得之謀致諸東嘉聞珏
事乃大喜已之遂遊所瘞陵上和冬青引曰冬青花冬
雪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深山五月落
微雪石根雲氣籠所藏爭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
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

詠梅軒類編卷八

晉陵謝蘭生輯

謹按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莊烈

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

有一人正字曰文選中載忠賢贊錄卷中代

國朝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

王家彥孟兆祥暨子章明施邦儷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

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陳純德申佳允

許直成德金鉉等二十一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給

詠梅軒類編

卷八

一

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並予美諡定爲正祀因各載其事畧
以傳忠節云

文貞公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甯知府幼負器識
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治行高等擢吏部稽
勳主事歷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賢登進公力爲多尋乞
假去天啟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
事以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己意嘗言天地
人才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
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一月謝病
去崇禎初薦召爲太常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

嚴率部勤王餉皆自給四方授兵多剽掠河南軍八千人一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擢兵部右侍郎練兵召募綜理有法軍特精請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丞著爲例二年以父喪去官七年起右都御史未幾拜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十一年冬京師戒嚴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公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尙書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逼京師有請詠梅軒類編

卷八

二

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公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公曰駕出安歸就道殉廟草遺疏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殉古井死公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諡文貞 本朝賜諡文忠

文正公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凍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州四府有當官稱登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冊封德府還朝出典江西鄉試復命則莊烈帝踐祚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之遺孽也至是上疏並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

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旣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且天下議論甯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甯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出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爌加則徒以其稟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大事彙彙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

能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
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
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
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
豈不當修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
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公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
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微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
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
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也維垣怪臣
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
詠梅軒類編

卷八

四

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
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知爲國爲民
而何責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
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
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
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
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文震孟忤璫
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
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
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

歲而不忤可勝嘆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
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
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
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
平交使元標諸人在堂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
崔魏之世人皆在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
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
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
勝言雖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
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

詠梅軒類編

卷八

五

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
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
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
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
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
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
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
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
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
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

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也元凶雖誅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元璐執進侍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閔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機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河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塌簷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

詠梅軒類編

卷八

六

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連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削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生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之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求深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之詣闕大哭天下笑之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實八策制虛八策其端政本悉規

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嚮之深爲體仁所忌諫以事落職閒住十五年九月詔起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五月超拜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得參兵部謀與馮元颺同心鈎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亦不可爲矣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濱忌之風魏藻德言於帝謂元璐書生不習錢穀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踰月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公整衣冠拜闕大書凡上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

諫梅軒類編

卷八

七

衾斂暴吾屍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部尙書諡文正 本朝賜諡文正

文忠公李邦華字孟閣吉水人受業同里鄒元標與父廷諫同學萬曆三十一年鄉試父子布衣徒步赴公車明年邦華成進士授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擬授御史值黨論初起朝士多詆顧憲臣邦華與相拄遂指目邦華東林以是越二年而後拜命極論中官呂貴錄成作奸罪凡疏不由通政不下內閣以中旨行之邦華三疏爭皆不報是時神宗好貨中官有所進奉名爲孝順疏中刺及之並劾左右天奄之黨貴者於是期滿久不得代四十四年引疾歸時羸小方排東林指

鄒元標爲黨魁邦華與元標同里相師友又性好別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甯爲偏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爲山東參議其父廷諫時爲南京刑部郎中亦罷歸邦華乃辭疾不赴天啟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遷光祿少卿卽還家省父四月擢右僉都御史代舉自嚴巡撫天津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華至極力振飭津門軍遂爲諸鎮冠進兵部右侍郎復還家省父四年夏抵京奄黨大譁謂樞輔孫承宗以萬壽節入覲將清君側之惡邦華實召之乃立勅承宗還鎮邦華引疾去明年秋奄黨劾削其官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

理戎政還朝召見旋知武會試事竣入營時方郊總督勳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旋加兵部尙書邦華於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蒙家隱冒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人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另設由是戎政大釐因止議軍以十二萬爲額餉以百四十萬石爲額歲省二十六萬有奇帝報可著爲令帝知邦華忠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利者銜次骨怨謗紛然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俄有命邦華軍撤還守陴於是偵者不敢遠出聲息遂斷邦華自聞警衣不解帶捐貲造砲車及

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出守而諸不逞之徒乃搆蜚語入大內邦華自危上疏陳情歸命於帝會滿桂兵拒 大清

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砲助桂悞傷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張道澤遂劾邦華言官交章論列遂罷邦華閒住自是代者以爲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邦華前後罷免家居二十二年父廷諫無恙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尙書定營制汰不急之將並分設之營謂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和全椒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浦口置沿江敵臺於滁設戍卒於池河建城垣於滁椒咽喉則築堡於藕塘和遭屠戮請以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

詠梅軒類編

卷八

九

平之港壘當塗開田數萬頃資軍儲徐州南北要害水陸交會請宿重兵設總督片檄徵調奠陵京萬全之勢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代劉宗周爲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卽日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二月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聲言餉乏欲寄紉於南京艤艫蔽江東下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嘆曰中原安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城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

軍遂安帝聞之大喜陸見嘉勞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
家人中官屏息遠伏命考試御史黜冒濫者一人追黜御史
無顯過而任推官著貪聲者一人臺中始畏法十七年二月
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
子監國南都未得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甯國二府拱
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嘆將行其言會帝召對
羣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中光時亨以倡言洩密
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未
幾賊逼都城亟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
息而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羣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
詠梅軒類編

卷八

十

走宿文信國祠明日內城亦陷乃三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
請從先生於九京矣爲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爲徒忠孝大
節兮誓死靡渝臨危受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絕贈太保
吏部尙書諡文忠 本朝賜諡忠肅

忠毅公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啟二年進士授開化知縣
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彈擊權貴無所避崇禎四年請釋大
學士錢龍錫於獄得減死請推行按月奏報例於四方獄囚
得無久淹閩海盜劉香擾郡邑撫鎮追勦多失利朝議召募
將大舉家彥言舊制衛所軍餼於官無別兵亦無別將統於
各衛之指揮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

窮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復舊制勤訓練則衛所軍皆勁卒不練雖添設召募兵猶驅市人而戰之糜餉擾民無益賊終不能盡時以爲名言遵化鐵冶久廢奸民請開之家彥言有害無利復有請開開化雲霧山以興屯者亦以家彥言而止屢遷戶科都給事中軍興餉誦盧蒙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尙書侯恂請於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一錢民間五兩以上者兩加一錢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不可以廢削軍食不足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召買米豆輸天津至九十餘萬石吏胥侵耗率數十萬家彥請嚴治帝並採納焉憂歸十二年起吏詠梅軒類編

卷八

十一

科都給事中流寇日熾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千百爲羣其始率自一鄉一邑守令早爲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爲盜盜何至潰裂以極諭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溼濟其饜養一二賢明吏束於文法展布無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於有司請實意舉行帝皆納之擢大理丞進本寺少卿十五年遷太僕卿言馬政下兵部檄陝西督撫未能行至是四疏言馬耗之故請行官牧且言課馬改折舊增至二十四萬兩已重困楊嗣昌不恤民復增三十七萬致

舊額反逋不可不釐正奏皆議行頃之擢戶部右侍郎都城
被兵協理戎政卽日登陣閱視內外城十六門初分守阜成
門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載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
十七年二月廷擢戶部尙書帝曰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
賊逼京師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又命中官王德化盡督內
外軍國禎發三大營軍城外守陣益少諸軍旣出見賊輒降
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
安定門號令進止由中官沮諸臣毋得登城又縋畔監杜勳
上與密約而去帝手敕兵部尙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
中官猶固拒示之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
詠梅軒類編

卷八

七

家彥曰二王降賊卽賊也賊安得上頓足哭借縉彥詣宮門
請見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賊
焚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忠端
本朝賜諡忠毅

孟忠禎暨子章明傳畧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澤州人也世籍
交河舉於鄉天啟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評事崇禎初遷吏
部稽勲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進稽勲郎中歷考功忤權要貶
行人司副稍遷光祿丞進少卿歷左通政太僕卿旋進通政
使拜刑部右侍郎賊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陽門襄城伯李國
禎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

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章明字綱宜甫成進士兆祥揮
之曰我死汝可去乎曰君父大節也君亡父死我何生爲乃
投繯於父之側兆祥妻呂章明妻王相向哭旣而曰彼父子
死忠矣我二人獨不能死乎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
禎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本朝賜兆祥諡忠靖章明諡
貞孝對壘靈廟國史館纂其職事在列傳此傳亦在
忠介公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不樂爲
吏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郎
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
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譴責又使作獸吻倣嘉靖

詠梅軒類編

卷八

三

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遷
屯田郎中稍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奸盜主名每發輒得闔
郡驚爲神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繫香母誘之香就禽
魁奇援鄭芝龍事請撫邦曜言於巡撫鄒維璉討平之遷福
建副使左參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並有聲歷兩京
光祿寺卿改通政使黃道周旣謫官復逮下詔獄國子生涂
仲吉上書訟之邦曜不爲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
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
獄而奪邦曜官踰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見陳學術吏治
用兵財賦四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召還曰南京無事

留此爲朕効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驥清執可左副
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明年賊薄近郊邦驥語兵
部尙書張縉彥檄天下兵勤王縉年慢弗省邦驥太息而去
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
卽解帶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
舍望門求繼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卽途
中服之血迸裂而卒邦驥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
濟三分其書而讀之慕義無窮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
吉士歿京師邦驥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
至東隅捧簞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

詠梅軒類編

卷八

志

茲地不覺悽愴耳邦驥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篤於內
行如此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 本朝賜諡忠愍
忠清公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啟五年進士除行人崇禎
三年授禮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銀三
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殞命吏恐天
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盜也帝特原之宜興溧陽及遂安壽
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渠言魏羽林軍焚領軍張夔第高歡以
爲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漸啟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閩小
故叫闖聲寃僕豎侮家長下吏箝上官市僧持縉紳此春秋
所謂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維決裂卽九重安

所籍以提挈萬靈哉義渠與溫體仁同里無所附麗給事中
劉含輝劾體仁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
政失而委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攬權爲奉旨
小臣以結舌爲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兵部尙書張鳳翼敘
廢將陳壯猷功爲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上
不盡相蒙疆場欺蔽爲甚官方盡濫徇武弁倖功爲甚中樞
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爲言者羞辨疏一人調用隨之自
今奸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將杜口不納三遷兵部都給事
中東江自毛文龍後畔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向
艱向仰給朝鮮今路阻絕不得食內潰可慮居無何衆果潰

詠梅軒類編

卷八

五

挾帥求撫義渠言請陽撫陰剿同惡必相戕及命新帥出海
義渠言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釁後其言
皆驗居諫垣九年以年例出爲福建參政尋遷按察使山東
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召拜光祿寺卿署應天尹事十六年入
爲大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且不
敢扉俄傳城陷還已得帝崩問眞孺哀號首觸柱血被面門
生勸無死渠義厲聲曰爾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爲揮使去
據凡端坐取生平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賊手污也且日
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已自繫奮身絕吭而死年五十二贈

刑部尙書諡忠清
本朝賜諡忠介
同出
諡忠介

論曰范文貞倪文正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稷者
國亡與亡正也當時視顏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
死身名俱裂貽詒無窮而公等樹義烈於千秋荷褒揚於
昭代名與日月爭光以彼繁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詠梅軒類編

卷八

夫



澗水空與日俱爭光以茲寒洲其林去樹夫何處也
翠色蒼身曉胡誰識孤風公結微蹙際式于荷得與
固守理古五也常都願歸隱對新以命半香冬
歸國故交真別交五靜昔非際帝賦心大日祖其
圖揮墨香

文忠公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登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一年使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卻饋遺不進左諭德父憂歸久之還朝進左庶子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世奇言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人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民也今欲收人心惟赦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帝善其言爲下詔申飭時寇警日亟每召對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歸邸輒太息泣下曰事不可爲矣十七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一

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筋起問帝安在東宮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東宮二王被執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饒前世奇訝曰若以我死將辭我去耶對曰聞主人殉節我二人來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並自經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縊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將死貽書世奇以慷慨從容二義質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見危授命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與君携手黃泉預訂斯盟無忘息壤矣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 本朝賜諡文肅忠節公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除建昌府推

官有治聲聞父憂歸補興紀府廉公有威俺屬莫敢以私進
崇禎五年擢吏部給事中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
用內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也又
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
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毘宜倣宣宗用况鍾故事精擇而
禮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
達天子時不能行麟徵在諫垣直聲甚著尋上疏乞假葬父
既去貽旨路公揭謂自言官積輕廟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
用之奸人窺見此旨明告君父目爲朋黨自稱孤立下背公
論上竊主權諸君子宜盡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清流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二

之禍再見明時居久之還朝劾吏部尙書田唯嘉賊污唯嘉
罷去再遷刑科給事中丁繼母憂服闋起吏科都給事中時
銓曹資格盡廢上言不循資格巧者速化拙者積薪徒開奔
競之門無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十七年春推太常少卿未
幾賊薄京師奉命守西直門當城衝賊詐爲勤王兵求入中
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絕城襲擊之
多所斬獲賊攻益急麟徵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魏藻
德引麟徵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餉集公何
忽遽爲引之出遂還西直門明日城陷欲還邛已爲賊所據
乃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

至此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匡
救法當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以志吾哀解帶自經
家人救之甦環泣請曰待祝孝廉至一訣可乎許之祝孝廉
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
第時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
何爲酌酒與淵別遂自經淵爲視含殮而去贈兵部右侍郎
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肅

文節公周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靈壁侯辱諸生鳳翔執付法司
歷中允諭德爲東宮講官召對陳滅寇策言論慷慨帝爲悚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三

聽軍需急議稅間架錢鳳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尙可括
民財搖國勢耶亡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謠傳駕南幸
者鳳翔不知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
羣入而賊李自成據御座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
挾門趨出賊亦不問歸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詩曰
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去帝崩纔兩
日也後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 本朝賜諡文忠

文正公劉理順字復禮杞縣人萬曆中舉於鄉十赴會試至
崇禎七年始中式及廷對帝親擢第一還宮喜曰朕今日得
一耆碩矣拜修撰十二年春畿務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

簡良吏定師期明賞罰招脅從六事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
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昌言於
朝嗣昌奪其講官開封垂陷理順建議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
士爲後圖疏格不行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
所附麗出溫體仁門言論不少徇賊犯京師急守卒缺餉捐
家貲犒守城卒僚友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酌耶
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既絕理順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
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書畢投繯年六十三僕四人皆從死
羣盜多中州人入噫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
遽死羅拜號泣而去後贈詹事諡文正 本朝賜諡文烈

詠梅軒類編

卷九

四

文節公汪偉字叔度休甯人寄藉上元崇禎元年進士十一
年由慈谿知縣行取帝以國家多故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
習吏事無以理紛禦變改舊例擇知推治行卓絕者入翰林
偉擢檢討給假歸還朝充東宮講官十八年賊陷承天府荆
襄偉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江防綳繆疏言金陵城週圍百二
十里雖十萬衆不能守議者謂無守城法有防江法賊自北
來淮安爲要自上游來九江爲要禦淮所以禦江守九江卽
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設重臣
鎮之自是而上之至於武漢下之至於太平采石浦口命南
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闔以接聲援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

有重兵而無用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宜使緩急相應而府尹
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聯百萬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
責帝嘉納之乃設九江總督又言兵額旣虧宜以衛所官舍
餘丁補伍操練修治兵船以資防禦額餉不足暫借鹽課漕
米給之所條奏皆切時務明年三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事
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以
下各率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爲守而京軍分番
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
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作書寄友人曰賊據眞定奸
人滿都城諸臣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賊薄都城守兵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五

乏餉不得食偉市餅餌以饋已而城陷偉歸寓語繼室耿善
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
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殊後投纆遂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
曰是成吾志移其屍於堂貽子觀書勉以忠孝乃自經贈少
詹事諡文節 本朝賜諡文毅

忠節公吳甘來字和愛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
來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禎改元甘來成進士授中書舍人
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太常博士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
中七年西北旱秦晉人相食疏請發粟以賑而言山西總兵
張應昌殺難民以冒功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將

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剪凶逆者憂歸服闋起吏科
進兵科右給事中乞假歸十五年起歷戶科都給事中中外
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甘來曰
若爾則是東方地面皆棄而逃城社人民誰與守者乃上疏
曰天子衆建親親將使屏藩帝室故曰宗子維城乃烽火纒
傳一朝委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嗷嗷以擁護爲功而掩其
失地之罪是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名都爲可守可棄之
土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疏
入帝大嘉歎一日帝詰戶部尙書倪元璐餉額甘來曰臣科
與戶曹表裏餉可按藉稽臣所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

詠梅軒類編

卷九

六

喜恐非無餉之患而無民之患宜輕賦稅收人心帝領之甘
來遭疾速請告會帝命編修陳名夏掌戶科甘來喜得代不
數日賊薄都城時泰來官禮部員外郎矣甘來屬兄歸事母
而自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決必
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檢几上疏草曰富賊寇縱橫
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盡取焚之毋鈞後世名遂投繯死贈太
常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莊介

忠烈公王章字漢儒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諸暨知縣少
孤母訓之嚴及爲令祖帳歸少暮母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
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爲力解乃已治諸暨有

聲半歲以才調鄞縣諧賢民與鄞民爭挽章至相譁治鄞益
有聲數注上考十一年行取入都時有考選翰林之命行取
者爭奔競給事中陳啟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
濫徇者尙書姜逢元王業沿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
六人間住給事中孫晉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
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尙書田維嘉
等乃請先推部曹凡推二十八章與焉授工部主事章及
任濬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憚爲首獲罪李士淳者耄矣回
人名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
嘉有私詔許與考又以爲首者必良士也擢士淳編修章等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七

皆御史上疏請罷內操寬江南遭賊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
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急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
其帳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
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茲士不能請上帝蘇
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焚雨大注劾罷巡撫劉鎬貪惰所
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母憂歸服闋還朝與給事中光時亨
守阜成門城內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
登陴閱十日始一還邛榔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駭章不應賊
傅城下章手發二炮賊少卻頃之各門炮聲絕時亨攝章走
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入朝

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並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踵叱曰吾視軍衛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賊勤王兵且至我死爾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章而去抵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目怒目勃勃如叱賊狀妻姜在籍聞之一慟而絕贈大理寺卿諡忠烈 本朝賜諡節愍次子之棻仕閩爲職方主事亦死難

恭愍公陳良謨字士亮鄞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莊烈帝虐事上帝詔羣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謨在職六年兩注上考行取陞見擢御史十二年出按四川期

詠梅軒類編

卷九

八

滿當代再留任時流寇大入蜀詔良謨專護蜀上巡撫專辦賊帝聞賊擾蜀詔責良謨已聞其善守禦乃優旨賜銀幣及還朝賊勢益迫所規畫率不行而京師陷矣良謨嘗夢拜文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上公與予先後一揆何下拜爲覺而異之及是城陷良謨方移疾卧邸中一慟幾絕自是水漿不入口或勸良謨無死不答謂邑子李天葆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嗣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求幾聞帝崩山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日天葆以巾進良謨著巾藍便服起入戶妾時氏隨之遂與妾俱自縊死後嗣子久樞未幾卒竟無後贈

太僕卿諡恭愍

本朝賜諡恭潔

恭愍

恭節公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爲諸生以學行稱泊洞庭遇盜躍洲渚蘆葦中未死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莊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純德奏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隴之戀思歸則逃逢賊則潰抽餘者旣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養主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糜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大弊也帝不能用還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九

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眾攝純德入還邸慟哭遂自經京山人秦嘉系買地葬之永定門外立石表墓馬贈太僕卿諡恭節林朝亦諡曰恭節節愍公申佳允字孔嘉永平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縣多盜佳允嚴保甲法盜無所容以才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率萬人來攻城土垣多圯佳允募死士擊走唐王聿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慴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佳允曰惟周王可留之眾稱善用其計治行卓異擢吏部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功員外郎久之進太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

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於貪生而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於鬥戰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京師蹈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二贈太僕少卿

諡節愍

本朝賜諡端愍

詠梅軒類編

卷九

十

忠毅公成德字元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懷柔崇禎四年進士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操絕俗疾惡若讐文震孟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溫體仁體仁聞而恨之兖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嘗捕治其爪牙吏知府怒讒於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寃震孟在閤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於朝召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年門外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八護出入德居戍所七年用御

史詹兆恒薦起如皋知縣尋擢武庫主事以母老辭不允乃就道至則上言年來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祿迷心廉恥道喪陛下御極十七年何仗節死義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夫犯顏諫諍何難在朝廷養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未死苟死敵者無功則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從賊者恬不知畏也未幾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廳事已趨至午門見兵部尚書張縉彥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彥胸且誓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雞酒奔東華門奠梓宮於茶棚立下觸地流血賊露兩脅之不爲動奠畢歸詠梅軒類編

卷九

十一

家有妹年二十餘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請前德稱善哭而視其縊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皆死亦投縊死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柱遇害家屬盡沒妻劉在京以微德贖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難惟幼子先寄友人家獲存贈德光祿卿諡忠毅本朝賜諡介愨忠節公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七年成進士出文震孟之門名節自砥除義烏知縣母憂歸哀毀骨立終喪蔬食寢柩旁補廣東惠來縣用清望徵授吏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貲饗士爲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不可奪也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

騎塞道出門帆返曰四方兵戈駕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
我何生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爲解直曰不
死辱及所生賦絕命詩六章闔戶自經越旦視之神氣如生
贈太僕卿謚忠節 末朝賜謚忠愍直有族子德溥者在南
聞莊烈帝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
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食已復哭又刺其兩臂
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發死西市

忠節公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大興祖汝升南京戶
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十八
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三

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
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
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夔憲總理戶工二部
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貌堂堂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
部諸曹僚中私謁者眾唾其面夔憲愠甚鉉當權稅杭州辭
疾請假夔憲撫大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
養父母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闈大同陷疏曰
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南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撤回
監宣中官杜勛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
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逼京師鉉

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愛國恩義當死鉉母時年八十餘矣
呵曰爾愛國恩我不愛國恩乎應下井是我死所也鉉哭而
去城破趨入朝宮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卽
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之鉉怒口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河水
淺濡首泥中乃絕母聞卽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踞大內踰
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上內官羣指之曰此金兵部
也弟錄辨其屍驗網巾環得鉉首歸合以木身如禮而殮事
竣錄自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右范文忠至金忠潔二十有一人皆自引決其他率委蛇見
賊賊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

詠梅軒類編

卷九

三

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僞將擄掠取其貲大抵降者十七刑者
十三福王時以太等罪治諸從逆者而文武臣殉難者並予
贈廕祭葬且建旌忠祠於都城焉

其正祀文臣此外則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南巡撫朱之馮布
衣湯文瓊諸生許炎也武臣則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
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
兵官周遇吉吳襄七人內臣王承恩一人耳

又正祀婦人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
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馮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
襄妻祖氏九人

其附祀文臣則進士孟章明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瑁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武臣則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甯侯宋裕德懷甯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煥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十五人內臣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如戶部郎中徐有聲金壇舉人督餉大同城陷被執不屈死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中書朱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未邀贈恤也

詠梅軒類編

卷九

古

然顧鉉彭瑁俞志虞輩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論曰傳云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夫忠貞之士臨危授命豈矯厲一時邀名身後哉贈少保賀文忠公逢聖與南思愛居益周丹其士樸公方清正贈太傅呂介孺忠節公維祺粹學純修固中朝賢士大夫而馬世奇等皆負貞亮之操勵志植節不欺其素故能從容蹈義如出一轍可謂得其所安者矣

其間文臣則進士孟章明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瑁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武臣則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甯侯宋裕德懷甯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煥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十五人內臣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如戶部郎中徐有聲金壇舉人督餉大同城陷被執不屈死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中書朱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未邀贈恤也



乙

书店标价簿

册数 定价

1	40
---	----